本版園地公開，歡迎惠稿。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詩歌、文學翻譯、作家評論、文壇動態述評，均受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稿件一經刊出，即酌致薄酬。投稿請至tk1902617@hotmail.com

紀伯倫的「毛邊版」精裝珍本《先知》

□盧　因

我完全忘了在哪種情況下，買到這冊稀有的、紀伯倫著的英文本珍版散文詩《先知》（The Prophet）。只依稀記得，購自旺角奶路臣街舊書地攤。幾十年裏一直放在案頭，每隔一段時間，拿出來翻揭選讀。坦白說，內心早已沉積起一份深厚感情；像細水長流，情深款款，始終不離不棄。

我無法解釋這樣的深情，是怎樣沉積起來的，大抵不外這幾點：一是受了全書紙頁未經切割，參差不齊卻相當雅觀，是「毛邊版」的影響與吸引，毫不考慮立刻購買了。二是我買到的這一冊，1946年9月美國Alfred A. Knopf出版社，據1926年初版印刷的第三版。年代久遠，早已絕版多時，因而進一步沉積起另一份深厚感情。三是除了「毛邊」印刷，前兩頁空白；淺黃封面及封底四角留白，輕易看到淺黃封面下的布面，設計很有特色。這樣的精裝本，應當還有厚紙書套，也許我丟失了，或者本來就沒有書套。我是個愛書惜書人，書套不會隨便丟棄。四是我在第五頁書題《先知》，毫不搶眼小字下，用英文寫下購書日期：1957年8月22日，距今已五十九年。從香港搬到加拿大，幾十年裏對這本《先知》那麼一往情深，一看，連自己也嚇呆了。五是紀伯倫出身寒微，自學成才，兼具畫家和作家雙重身份。早年移民美國後，勤於創作散文詩。他的畫我見過的少之又少，即使是印刷。因此書內配搭十二幅深褐單色裸體男女，便顯得這本絕版珍本更彌足珍貴。書前第八頁另配作者自畫像，和其他裸體插畫相映成趣。六是回家後急不及待再翻揭，才發現書內無名作者、鋼筆手寫書信體情書，作者不知是男是女。從筆走龍蛇手跡判斷，這位無名作者，明顯的也是早代美國知識分子。更主要的是最後一點，我在內頁書題下寫了首詩：《耳語——贈梅姬》。這首短詩有沒有發表？想來是有與無之間，其實也完全淡忘了。五十九年後，我已踏入暮年，寫這首詩時的那份濃情美意心境早已遠去。

儘管這樣，爲了閱讀方便，我還是引錄如下：

當塵埃自腳底揚起
妳緊閉着牆門

這午夜　人聲稀疏
可有耳語
補述妳的病況
和妳的淚
和妳素色的褶裙

門外　我的腳底揚起
塵埃　田納西呢
他的聲音輕柔
妳的步伐慢慢
恐是待妳回來的孩子
把哲學藏在笑裏

啊　蒼白的臉依然是妳的
當塵埃自腳底揚起
我已把妳畫在心裏

1962年3月14日於長洲
（4月7日抄正）

註：聞M.K.患病，想念之餘謹以短詩寄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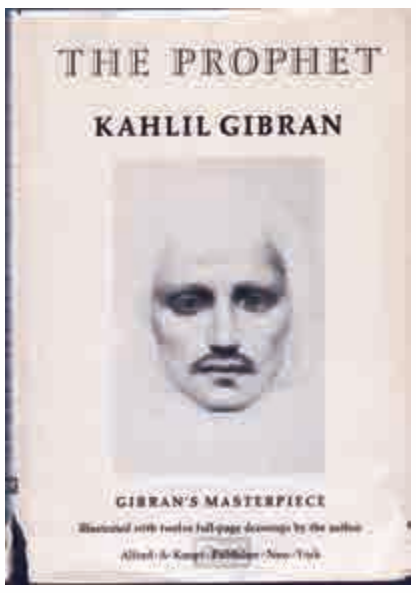
2016年8月13日補註：詩中第三段田納西，指美國已故著名劇作家Tennessee Williams。1948年憑劇作《慾望號街車》「A Streetcar Named Desire」，獲普立茲戲劇獎，改編爲電影由馬龍白蘭度主演。1983年逝世，終年七十一歲。

我這冊「毛邊版」《先知》，一如上引，是據1926年11月初版本印刷，共收錄二十八篇散文詩。可是上網一查，與原先所述1923年初版六十八篇略有出入。另一點是深褐色插圖，連書頁前作者自畫像，數來數去僅十一幅；若書題及作者姓名下黑白插畫一起算，才足夠十二幅。

《先知》初版後至今仍暢銷，歷久不衰，光是美國初版本，自1923至2016年，九十三年間，售出超過九百萬冊，與莎士比亞全集、老子《道德經》並列全球三大暢銷書。就文學體裁說，散文詩意即詩化散文，由作者直書心中腦裏詩意感情及人生哲理。紀伯倫是公認的散文詩高手，《先知》面世後，先後出版過各國四十種不同語文版本；僅美國一國售出超過九百萬冊，自是毋庸置疑。這麼一算，全球銷售逾九百萬冊也絕不爲過。

紀伯倫的黎巴嫩—美國籍雙重身份，以及九十年中全球各國四十種不同語文版本，銷售逾「九百萬冊」散文詩文學書籍，使他輕易贏得「文學大師」的尊貴榮譽。1931年4月10日紀伯倫於四十八歲壯年期逝世，此前他曾立下遺囑在他的祖國黎巴嫩下葬。1932年，紀伯倫的情人Mary Haskell和詩人胞妹Mariana，合資購買一座黎巴嫩古老基督教寺院，正名「紀伯倫博物館」，詩人逝世後下葬寺內。

1904年，Mary Haskell和紀伯倫，在紀伯倫於波士頓的新潮繪畫首次個展上認識，一見鍾情，自此書信往還無間。本來打算結婚，但她家人大力反對，只好沉默抵抗。教師出身的Mary Haskell，1923年下嫁結婚，人生經驗與經歷比他稍豐，此時也心灰意冷，消沉了好大段時日。婚後兩人有沒有繼續見面或書信來往？不得而知。據我個人推斷，紀伯倫個性傳統保守，大抵再無見面。



Mary Haskell無意中在博物館抽屜內，發現她給紀伯倫的情信，盡訴心中情，時間橫跨二十三年。這時詩人早已逝世，睹物思故人，委實太傷心了。她痛定思痛，準備連同紀伯倫的回信六百餘封焚諸一炬。後來反覆思索很久，肯定她情侶的名著《先知》，必定傳諸後世，決定將全部情信捐贈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圖書館。Mary Haskell的先見之明，果然應驗，1972年以《摯愛的先知》「Beloved Prophet」出版，即上文提到的三大暢銷書。Mary Haskell1964年高壽九十一歲逝世，與《摯愛的先知》出版已無緣見面了。

• **盧因**，原名盧昭靈，香港著名作家，現居加拿大。

伊犁馬

□黃東成

仰天一聲長嘯，
魚鱗似的北極雲紛紛墜落，
山巒簌簌顫慄，
草原閃開一條沒有盡頭的大道，
綠向天邊。

紫紅的鬃毛抖動，
抖動滿天火燒雲，
那赤焰般閃亮的暖色調，
燦爛霞光把天山映紅，
綠色草原在抖動。

馬蹄刨地，蹬蹬蹬響，
噴鼻似晴空一串炸雷，
草原屏住呼吸，
等待着一支離弦的箭，
風也躍躍欲試。

大山似的身架，
粗獷與勇力交織，
不是草原第一流騎手，
不配駕馭這不馴的暴烈，
一尊烏孫山雕像。

馬尾旋起呼嘯的漠風，
四蹄騰空在草上飛，
沉寂的古戰場迴盪征伐的鼙鼓，
一個不可征服的軍魂，
呵，伊犁馬。

• **黃東成**，詩人、編輯、作家。1953年開始發表作品。著有詩集、隨筆散文集《花魂吟》、《香港多棱鏡》、《愛的琴弦》、《黃東成抒情詩》等。

邊緣與跳脫

——有關HAYA的傳說

□張抗抗

有關HAYA的傳說，以音樂的形式，已在年輕人中流傳了很久。

鮮花在盛開，故事在風中流淌——這是「HAYA傳說」的開篇歌詞。狂風旋風颱風微風、風雪風暴風物風情，草原馬頭琴與風馬牛不相及的爵士樂架子鼓……精靈般的主唱歌手黛青塔娜，從遙遠的故鄉青海湖走來，一架通紅的篝火，在晚風中閃爍飄忽，照亮了周圍的黑暗……

我與HAYA專場音樂會相遇的那一刻，整個世界倏然沉寂。偌大的北展劇場，頃刻安靜得沒有任何一種可以被稱爲聲音的聲音了。HAYA自創的樂曲驟然而起，從天穹如瀑布傾瀉而下，由腳底如暖泉噴湧。它們擁抱我親吻我撞擊我淹沒我，泵入我的胸膛，穿透我的血管。空氣被HAYA的音樂一寸寸擠走，呼吸被HAYA的樂曲掌控，我陷入了無邊的皚皚雪原，又從綠色的山谷中升起。

這個北風呼嘯的冬夜，是我第二次聽HAYA。上一次，那個無風的秋夜，在黃勇持續舉辦了十年的「北京九門國際爵士音樂節」上初識HAYA，它鑽入我耳膜的那一刻，也襲捲了我的心靈。

HAYA的音樂呈現，以蒼涼深沉的傳統蒙古樂曲爲基調，散發着濃郁的草原氣息，充滿了大自然蓬勃的生命力。美麗的蒙藏女歌手黛青塔娜，醇厚高昂透明的嗓音、優美豐富的肢體語言，展現了蒙古族藝術家極致的情韻。然而，亂雲狂風、雄鷹盤旋——在HAYA的音樂中，我聽見了西班牙結他、電結他、手鼓、康佳鼓、爵士鼓、貝斯……那些用於現代搖滾樂演奏的樂器，昂然介入了古老的蒙古樂曲。短促有力的鼓樂、結他強勁的撥弦、貝斯宏闊的低音，呼應着烘托着悠揚的馬頭琴聲，低沉而又驃悍的「呼麥」時斷時續，分明仍是蒙古的底色。如此大幅度的兩極跳躍，帶來了新奇鮮活的樂感——古老的草原，正伸開着它健碩的雙臂擁抱世界……

愛上HAYA，不僅僅由於HAYA音樂源自蒙古，而因爲HAYA已經跳脫了蒙古。

黛青塔娜在HAYA最新的專輯《瘋馬》，也是HAYA最具代表性的極品「瘋馬」中唱道：……你的良知如胚芽般大小。但我相信這墜落的淚水，會灌溉他、灌溉他長大……「長大」一詞的音高如異峰陡然拔地而起，直入雲霄。緊接着進入最關鍵的曲段：你將我刻在紅色山脈，去崇拜飛翔的鷹奔跑的馬，在那片荒蕪的原野上，鼓聲陣陣，鼓聲陣陣鼓聲陣陣……樂隊的鼓點越來越急促，她的歌聲越來越激昂，猶如高空霹靂閃電，聲聲叩擊人心。小黛在險峻的高音區徘徊迴旋長達一分多鐘，那是絕望的吶喊與靈魂的呼喚，高亢宛若來自蒼穹，飛揚在純淨的冰山絕頂，歌者似已靈魂出竅，聽衆亦身心俱裂。那一段淋漓盡致的高音之後，忽而一個柔美的滑音，好似從高山雪場的滑道飛速俯衝，流暢得連一絲雪沫的都沒有濺起，她已平緩滑入一片寧靜的山谷，我們聽見了清泉飛瀑、風之嘆息、鳥之呢喃，催人思索世間萬物的生息與共。歌聲漸漸低下去，低至難以分辨的絲絲細微氣息，沉入大地深處……

「瘋馬」以如此高難度的唱奏水準，成功炫酷黛青塔娜與HAYA樂隊的完美技藝。

HAYA著名的「遷徙」，野性奔放的另類構思。樂曲開場，靜默中傳來黛青塔娜哭泣般的呻吟與掙扎，訴說如今的草原，遊牧人與動物遷徙中斷、人和動物再也無處可遷的悲哀與無奈。至樂曲高潮處，黛青塔娜發出了憤怒的吼叫與痛苦的哀嚎，如同一聲聲刺耳的警鐘，在「嘎達梅林」憂傷的旋律中久久哀鳴。「寂靜的天空」用蒙語演唱，旋律帶有蒙藏俄雜糅的抒情風格，天生一個返璞歸眞的黛青塔娜，淺吟不忸怩、低唱不做作，聲音結實通透而又放鬆自如。「飛翔的鷹」充分展示了黛青塔娜寬廣的音域，她用蒙語反覆誦唱的歌詞，像是藏傳佛教的六字眞言，具有喇嘛教誦經的節奏。「眞言」一曲中，小黛席地而坐，捧擁並敲擊潔白的玉缽，鼓樂中的神秘氛圍亦含有虔誠的佛教意味。「啦哩」中的小黛變得輕快瀟灑，曲調的節奏頻率、舒展的舞姿、蒙語男聲小合唱、隆重質樸的呼麥，純正的蒙古氣息撲面而來。「莽古斯」一曲，打擊樂與呼麥都極爲出色，小黛的多才多藝更是「原形畢露」，靈巧嫻熟的蒙古族抖肩膀舞蹈動作，令人心生歡喜。「風的足跡」中，開場即小黛的一段印第安笛，腔膛粗重而笛聲幽柔，猶似秋風馳於原野……

> HAYA的音樂理想，是讓歌聲直指心靈、指引心的方向，以此開啟對人與自然的省思與祝禱。

就這樣，HAYA將華夏民族以單音爲主的傳統音樂，與西方音樂的和聲復調與配器相融合；把蒙古音樂寬廣悠揚的音樂元素，與來自黑人民間音樂的爵士樂率性激越的特性，進行了神奇的重組，有一種超然世外的遼闊與純淨。HAYA的音樂理想，是讓歌聲直指心靈、指引心的方向，以此開啓對人與自然的省思與祝禱。在HAYA所有的原創樂曲中，蒙古馬頭琴、長調、呼麥、薩滿舞、非洲打擊樂、印度鼓、印第安笛等世界各地美妙神秘的聲音，以先鋒音樂的表現手法、大膽的實驗性詮釋，完成了傳統蒙古文化精髓與現代藝術精神的互相滲透。

HAYA——漢譯「哈雅」。在舞台的背景天幕上，HAYA四個英文字母中的Y，被略加修飾，設計爲成吉思汗當年征戰的長矛「蘇魯定」的簡潔圖形。這一象徵勇氣與勝利的草原符號嵌入了英語，意味着對西方世界的參與。HAYA取自蒙語「邊緣」之意，亦即「跳脫」規則的束縛，摒棄傳統的抑制，具有包容、開放的特性，由邊緣走向泛主流，使蒙古音樂跳脫爲世界音樂。

何爲「世界音樂」？

世界音樂的含義爲「跨界」與「融合」。

不再是單純以民族音樂取悅西方聽衆，不再僅僅是展示「民族藝術」供人欣賞，而是尋找國際化的音樂語言。只有那些能夠引發人類共鳴的音樂，才能從此與世界平等對話。

早在2006年，主唱黛青塔娜與馬頭琴手張全勝、結他手陳希博、呼麥手兼鼓手寶音，組成了HAYA——哈雅樂團。2011年，來自法國的貝斯手Eric Lattanzio加盟HAYA。

十年過去，那盆篝火始終暖暖地亮着，照亮着人類也照亮了HAYA自身。

五位視音樂爲生命的年輕人，HAYA五人小樂團，就像一隻飽滿的手掌，每一根手指都不可缺。

HAYA的創始人、英俊持重的音樂製作人全勝，一個吉祥如意的名字，也是樂團的靈魂人物，兼任樂團的詞曲創作及馬頭琴演奏。託「全勝」的才情與福分，HAYA建團以來，每一張專輯發行、每一場演出，幾乎每每「全勝」。女神一般聰慧沉靜的黛青塔娜，長髮如飄逸的青草、長辮如纏繞的青藤，無論默立行走舞蹈靜思，都是一首無聲的歌。她用無所不能的音樂技藝，傳遞出美善的內涵與空靈的意境。她曾說：「我們每個人內心都是有靈性的，我們用音樂喚醒靈性，讓它和我們的天地、家園做一個鏈接。不管走到哪裏，音樂傳遞的都是和萬物相連的感覺。」

HAYA樂團的結他手陳希博，畢業於中央民族學院。其父爲蒙古族，母親是錫伯族，故起名「希博」？他出生於藝術之家，在馬頭琴聲中長大，那雙專注凝神的眼睛，沉浸於對音樂的痴迷；希博由馬頭琴轉而成爲結他高手，結他好像長在他的手上，沒有他完不成的高難度技巧，「重生」一曲中，一把結他幾乎可比一個樂隊。HAYA的呼麥手兼鼓手寶音，生於赤峰，自幼學習打擊樂。曾赴日本深造音樂演奏技巧，目前已成爲國內最頂級的鼓手之一。寶音寶音，一個天生獻身音樂的人，看起來有些憨厚羞澀，然而世上各式各樣奇怪的鼓，都能在他手下發出不同凡響的節奏；寶石寶馬寶藏寶塔寶瓶般寶貴的音樂，成爲HAYA與聽衆的寶貝兒。來自法國的貝斯手Eric Lattanzio，七歲學習音樂，2001年以貝斯演奏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法國國際現代音樂學院。2011年因志趣相投而加盟HAYA，可謂「洋爲中用」「中西合璧」。當他穿上華麗的蒙古袍子，在舞台上抱着大貝斯淡定演奏時，看上去就像一位眞正的蒙古王爺，沉穩而高貴……

在某次音樂節上，全勝曾深情誦讀海子的詩歌《九月》：

……遠在遠方的風比遠方更遠／我的琴聲嗚咽淚水全無／我把這遠方的遠歸還草原／一個叫馬頭　一個叫馬尾／……明月如鏡　高懸草原　映照千年歲月／我的琴聲嗚咽淚水全無……

HAYA的音樂理念與海子的詩歌精神相通——雖然草原萬物還在爲我所用，可人類終究無法逾越世界的極限——遠方只能被涉足，卻無法被佔有；遠方的風甚至掙脫了遠方的邊界，吹向了更遠的永恆。草原上斑斕的鮮花，好似破損的「傷口」，撕開了沉睡的大地，因而「琴聲嗚咽，淚水全無」。HAYA和海子都想把遠方的遠歸還草原，音樂與詩歌攜手成爲「黑暗中的舞者」。

在當代多元文化的背景下，HAYA在傳承和弘揚本民族音樂的同時，以探尋心靈的方式去發現人類音樂的共性。建團十年來，HAYA自由行走於世界各地，唱遍日本、法國、瑞典、加拿大等國家，橫掃金曲、金鐘、華語音樂傳媒大獎等諸多獎項。每每一曲未落，已被熱烈的掌聲、起立致意的歡呼淹沒。曾多次應中國文化部邀請，代表中國在國外舉行專場音樂會。2012年6月，HAYA專輯《遷徙》獲得第二十三屆台灣金曲獎最佳跨界音樂專輯獎。2015年8月，HAYA第五張專輯《瘋馬》再次獲得第二十六屆台灣金曲獎最佳跨界音樂專輯獎。HAYA樂團始終堅持自己獨有的音樂風格，從不受傳統作曲法的約束，自覺掙脫傳統音樂的邊界，在一次次突圍中升入新的藝術境界。HAYA發行新的音樂專輯，每一張都是原創精品，總是給人以出乎意料的驚喜。其國際名望和業內聲譽遠盛於在國內的知名度，成爲當代世界音樂藝術精神的標誌。

十年了，HAYA蓬勃紅旺的篝火燃遍了東西方音樂節。

我愛HAYA，愛它的走心與創新。就以「風的足跡」的歌詞，作爲本文的尾句：

我消失在曠野的盡頭，追尋着風的足跡……

• **張抗抗**，中國當代著名女作家，其作品擅長以女性主義的視角審視世界。代表作《分界線》、《隱形伴侶》，1993年獲莊重文文學獎。